

《吉尔伽美什》洪水故事观照下 的圣经洪水故事*

[美]加里·A·伦茨伯格

内容提要:底本理论认为《创世记》6—8章是对先前存在的J底本和P底本的重新编修,这一观点缺乏原始材料支撑,而且会产生很多问题。既然我们仅仅拥有最终正典化的圣经文本,那么对《创世记》6—8章之形成的最简单理解是,假定一位单独的作者写下了这一单独的文本。当将圣经洪水故事视为统一的整体时,就会发现它与史诗《吉尔伽美什》第11块泥板一一对应,且顺序相同。不仅如此,至少有六条论据可以论证《创世记》6—8章的作者直接借用了史诗《吉尔伽美什》中的洪水故事,只是又添加了一些材料以表现以色列独特的神学观念,例如一神论、道德与

* 本文是原作者2004年7月在举办于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吉尔伽美什》与亚述世界”学术研讨会上的讲演稿,经其本人授权,译成汉语发表于本刊。原作者的最初题注如下:在此谨对本次学术会议“《吉尔伽美什》与亚述世界”的组织者诺尔·威克斯(Noel Weeks)、约瑟夫·阿齐兹(Joseph Azize)表示谢意,也对悉尼大学曼德尔鲍姆学院与希伯来语、圣经和犹太研究系的朋友同仁们,特别是曼德尔鲍姆学院的阿兰·克劳(Alan Crown)和拿俄米·文顿(Naomi Winton),以及希伯来语、圣经和犹太研究系的依安·杨格(Ian Young)、沙尼·柏林(Shani Berrin)、露丝·大卫(Lucy Davey)和苏珊妮·路特兰(Suzanne Rutland)深表谢意,他们为我2004年7月—8月在该校访学提供了盛情接待。

宗教的紧密相连和约的观念等。

关键词:洪水故事;《创世记》6—8;J底本;P底本;《吉尔伽美什》

The Biblical Flood Story in the Light of the Gilgamesh Flood Account

Gary RENDSBURG [USA]

Trans. by QIU Yexiang

Abstract: The source theory suggests that Genesis 6—8 is the result of the redaction of the two pre-existing account, Jahwist account and Priest account. But this theory not only lacks the support of the original data, but also brings several problems. Since we only have this canonical version at hand, the simplest understanding of the literary development of the text is to assume a single text created by a single writer. The biblical flood story parallels *Gilgamesh Epic* tablet XI point by point and in the same order when it is read as a unitary whole. Furthermore, there are at least six arguments to allow us to assume that the writer of Genesis 6—8 borrow directly from the *Gilgamesh Epic*, to which he added some elements which gave expression to Israelite theology, such as the notions of the oneness of God, covenant between God and human, and morality tied to religion, etc.

Key Words: the flood history; Genesis 6—8; J Account; P Account; *Gilgamesh Epic*

这篇论文的观点非常简单。我在讲授“圣经导论”课程的25年中形成了一些想法,这些想法我之前从未公开演讲过,更未公开发表,这篇论文就是以这些想法为基础而形成的。现在恰逢学者们济济一堂,在悉尼大学举办史诗《吉尔伽美什》的学术研讨会,对于我能够跨越千山万水来到这里,与学者们分享我的观点,我非常感谢。

我的观点平实而简单。根据对《创世记》6—8章普遍接受的底本划分,最终正典化的版本是对早前就已流传的、分别以各自方式记述的洪水故事的两种版本的重新编修,这两种版本分别是J底本记述和P底本记述。一般认为前者较早一些,而后者较晚出现,尽管这两个版本的起源时间问题对于我的研究几乎毫无影响。

如果你将这两个故事视为各自独立,就会发现,无论是J底本还是P底本,它们都缺失了一个完整洪水故事中的某些片段。只有将两者视为一体,《创世记》第6—8章才是一个完整故事。不但视为一体,而且将之与记载在《吉尔伽美什》第11块泥板中的巴比伦洪水故事以同样的顺序逐一对应,这是我最重要的观点。考虑到《创世记》第6—8章所固有的独特的以色列神学立场,那么我们所注意的圣经有所记载的材料却在巴比伦故事中付之阙如——如后文图表最右边竖列中的“-”所示——就可以得到完美解释了。下文详谈。

这就是说,根据圣经学者们普遍持有的观点,我们应该相信有两位独立作者独立写下了挪亚和洪水故事,而他们都没有囊括史诗《吉尔伽美什》中的所有元素,但是那位被称为“Viola”的编修者将两者熔为一炉,之后该故事就与《吉尔伽美什》中的洪水故事——对应了。例如,J底本的结尾处讲到了鸟被放出和献上燔祭,而P底本则讲到筑坛的材料、大小、方舟的层次,以及山顶露出、所有生物都被放生,这两种版本都有对方缺失的成分。但是通过一

些并不复杂的方式,最终的版本囊括了两者的所有成分,那些成分——我再次强调——与史诗《吉尔伽美什》中相同部分一一对应,且顺序相同。所有这些对应之处请见文末表。

我必须承认,我也确信我以下将要讲解的内容对于我这篇论文的许多读者来说是早已知晓。你可能会偶然迸发出一个想法,以为这个想法是原创性的,你之所以如此以为,是因为你对二手材料了然于胸,完全知道前人的观点,但是当你的研究进一步深入时,就会发现有人在25年前就已提出了这一观点,我这里就是如此,我这里做出的主要洞察也是如此。事实上,在上次会议中,我了解到,戈登·温海姆(Gordon Wenham)在他1978年发表于《旧约圣经研究》上的论文《洪水故事的谐和性》中已经提出了这一思路。^①

温海姆教授的出色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助我(在我已经跨越千山万水之后?)扬帆起航,不过我仍有很好的理由去发表我的研究,尽管它已经不再是完全原创的;最重要的理由是,温海姆教授的论文显然没有对圣经研究发生影响——这也是我之前尚未有人提出这个观点的原因。我自认专长于圣经注解尤其是《创世记》的注解。正如每一位与我同样熟悉《创世记》经卷的学者可以声称的那样,将洪水故事划分为J底本和P底本,仍是圣经学术的一项标志性特征,所以尽管我的研究并不具有完全的原创性,但我仍然相信我的讨论具有价值。而且下文的某些观点此前从未有人提出过,尽管温海姆教授完全可以被视为第一个提出这一观点的学者。

再次申明主要论点:圣经中的洪水故事与《吉尔伽美什》的洪水故事一一对应,且顺序相同。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并无可能变更顺序。毕竟挪亚必须在暴雨降临之前建成方舟,而洪水也必

① G. Wenham, "The Coherence of the Flood Narrative", *Vetus Testamentum* 28 (1978): 336—348, 特别是345—347。

须在方舟停靠山顶之前到来,等等。但是我仍要提出,一处甚或两处情节有可能变更顺序,我特别指的是故事结尾处挪亚与乌特那底什提牟本来都可以先献出燔祭,那些献燔祭都仍在方舟内进行,之后将所有生物放出方舟。但是在这两个故事中,顺序却是首先放出所有生物,之后献上燔祭。挪亚故事中的顺序是不合情理的。如果他放出了所有生物,之后献出燔祭,就像在圣经中读到的那样,那么我们会问,到底怎么回事?难道他又召回了那些洁净的生物,以便将他们献祭?显然,言外之意是挪亚放出了所有生物,除了一部分他打算用来献祭的。但是我的观点是,如果这位编修者面前放着两个版本,我们假设的J底本和P底本,前者记述有献祭的情节,而后者包含了那位英雄将所有生物放出方舟,那么我猜测编者一定会将那两个版本融为一体。顺序是首先献出燔祭,此时生物们都在方舟之中,然后将所有生物放出。但事实并非如此,在《创世记》第8章结尾处,挪亚首先放出了所有生物,之后献出了燔祭。

在我看来,这一点表明,这个完整的故事直接借用了史诗《吉尔伽美什》。后者的顺序恰恰如此!按照大多数人的观点,我们就会看到,圣经故事的源头毫无疑问正是美索不达米亚的洪水故事传统,无论这一传统是属于史诗《吉尔伽美什》的,还是《阿特拉哈西斯》或尚未发现的其他版本的。我认为由此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圣经故事中最后两段情节会是现在的顺序——因为这一顺序恰好就是《吉尔伽美什》第11块泥板和《阿特拉哈西斯》第3块泥板第5卷中的顺序。

在圣经洪水故事中,第二处可能变动顺序的地方是方舟停靠在山顶,然后放出飞鸟。人们可能会认为,挪亚或许已经在暴雨停止之后就放出了飞鸟,其后方舟才停靠在山顶上。我认为,此种顺序的可能性远远小于圣经故事中的顺序,但是仍有这种可能。由此可以顺理成章地提出,《创世记》第8章与巴比伦洪水故

事是相对应的:都是方舟首先停靠山顶,之后放出飞鸟。根据来源批评理论,这两种成分有不同的来源。P底本记载了方舟停靠山顶,J底本记载了放出飞鸟。这两个被认为具有不同来源的片段最终被编排而成的顺序与《吉尔伽美什》第11块泥板中的记载顺序相同。

现今底本假设理论的支持者们并非完全没有意识到我提及的问题。的确,许多人只是忽略或者回避这些问题,而另外一些人则努力去解决。最普遍接受的解决方案是,认为当编修者将两者编修在一起时,J底本的某些内容被删除了。也就是说,J底本的原本同样是一个更长的故事,但是编修者认为没有必要将其所有材料全都囊括进来,尤其是P底本已经包括了一些同样的材料。因此你会看到开普贝尔(A. F. Campell)和奥布瑞恩(M. A. O'Brien)对《创世记》第6—8章的如下注解:“J底本被删除的部分原本包含着上帝对洪水将要到来的宣告和建造方舟的命令。”^①这大约与图表中的第2—5项相对应。对于《创世记》8:13他们写道:“这里J底本中被删除的部分可能包含关于离开方舟的记载。”^②这大约对应于我图表中的第10—11项。

这意味着,学者们不但非常确信J底本的存在——尽管我们必须承认这仍然完全是一个假说,而且甚至试图重建前文所述的那些仅在理论上可能存在而最终却被编修者编成最终版本时删除的内容。这真是无法承受之重,整个工作开始看起来像一幢空中楼阁。我们真的赞同这一理论吗?所有致力于楔形文字研究的学者们会支持将一堆虚幻的材料建立在另一堆虚幻的材料之

① A. F. Campell & M. A. O' Brien, *Sources of the Pentateuch*.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1993, 96, n. 8. 请注意我在这篇论文中仅仅将这部著作作为许多同类著作的一个代表,无意更多或更少批评其论述。

② A. F. Campell & M. A. O' Brien, *Sources of the Pentateuch*.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1993, 97, n. 16.

上而形成的推论吗？我们只需对比杰弗瑞·梯冈(J. H. Tigay)试图重现史诗《吉尔伽美什》的演变过程，就能非常清楚地看到这种反差。^①当然，我们必须承认，在史诗《吉尔伽美什》的研究中，我们有覆盖几千年时间的充足实证性证据可以使用，但在研究圣经文本时我们缺乏这些原始材料，我们所占有的只是最终定型的正典记述。不过我想指出的是，既然缺乏原始材料，那么就没有理由允许我们自己在文本中天马行空。

而且，如果学者们认为，J底本的记述在某个阶段可能更为完整，但是编修者删除了其中与P底本相重合的那些材料，那么他们便落入了一个泥潭，因为有三处例证可以表明编修者从两个底本中同时吸收了两相对应的材料，我指的是记载当时道德沦丧状况的第1项，记载登上方舟人数的第5、6项，以及记载洪水本身情况的第7项。让我们暂且进一步详尽考察方舟上的动物数目问题。P底本的记载我在图表中列为第5项，标示为P底本竖列中的“约/数目”，J底本的记载我列为第6项，只标示为J底本竖列中的“数目”。正如人所共知的那样，这两个版本提供了不同的细节。前者记述称挪亚需将每种动物带上一公一母上船，而后者则区分了洁净的与不洁净的生物，洁净的要带七公七母，不洁净的要带一公一母。因此持底本说的学者们必须解释，为何编修者在某些地方（按照他们自己的观点）删除了J底本的某些记载，以避免与P底本的记载重复，却又在另一些地方——例如带上方舟的动物数目——同时保留了两个底本的记载？据我所知，此前从未有人提出这个问题。

现在让我们把注意力转向P底本的记载，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拥护底本理论的学者们对于材料缺失提供的一个不同的解释。根据底本理论鼓吹者们的观点，P底本的记载更为完整，正如我们在图表中可以看到的那样。只有两处缺失掉了，第6项中的

① J. H. Tigay, *The Evolution of the Gilgamesh Epic*.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82.

第一个空白并不是真的缺失了,因为方舟上的动物数量在上一处的第5项中已经出现了,那里还出现了“约”的观念。因此现在只剩下两处真正的缺漏,即结尾处的放出飞鸟和献上燔祭。对于第一处缺漏,有两种可能的解决方案,第一种只需从8:5读到8:13a,前者记述了某个日子山顶露出,后者记述了某个日子地上的水已干涸,因此挪亚无需使用飞鸟来估测地面是否已经变干。

第二种解决方案是将记载挪亚放出一只乌鸦的8:7归属于P底本,^①这一方案我并没有在图表中显示出来,因为我相信在底本假说的鼓吹者那里,这属于少数。不过这一方案会引发另一问题,即动词“放出”(waysallah)缺少了主格。这一表述在现在的位置中没有问题,因为在8:6中它紧跟在清楚提及的“挪亚”之后,但是如果8:7跟在第5节之后,正如那些将8:7归于P底本一样,那么现今的希伯来文本第7节就有了问题。对此,底本理论学者们又一次无休无止地进行推测,例如开普贝尔和奥本瑞恩认为:“这个希伯来语代词被包含进了动词形式之中;在P底本中,挪亚可能已经被清楚提及了。”^②似乎不证自明。不过,由于我并不赞同圣经记载的底本划分理论,我也不愿进一步讨论这一问题,我仅仅提及这两种方案。

然而,对于第二处缺漏,人们可以深入探讨。在P底本记载中,挪亚并没有在洪水之后献上燔祭,因为P底本不允许在亚伦之前对于上帝的任何献祭,在《出埃及记》中亚伦被摩西指派为首位大祭司,在《利未记》中被赋予了献祭的权利——当然,所有这些由JEDP底本理论家们所进行的对妥拉底本的重建,都可以追溯至19世纪70年代的威尔豪森(Julius Wellhausen),甚至更早。

① 例如:A. F. Campell & M. A. O' Brien, *Sources of the Pentateuch*.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1993, 26.

② A. F. Campell & M. A. O' Brien, *Sources of the Pentateuch*.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1993, 26, n. 11.

顺便指出,这也解释了为何J底本要区分洁净动物与不洁净动物,因为只有在J底本中挪亚才要献祭。P底本并无必要做出区分,因为那里的挪亚不会向上帝献出燔祭。然而,即便如此,底本理论者们仍然陷入困境,因为一般来说正是P底本才关心洁净与不洁净问题,而不是J底本。但在这一实例中,他们假设读者会相信是J底本而非P底本才关心这一情况。实证研究者们又一次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还是从一个客观角度回到原本的讨论对象上去吧。我坚信,读者都会觉得,将洪水故事区分为两个不同来源因而认定是J底本的挪亚而非P底本的挪亚献了燔祭,这样的做法太简单化了。我们难道不应该接受本来的故事形态——即,结尾涵括了图表中的最后两项:挪亚放出所有动物,而后向他的上帝亚卫献祭?而这种结尾与乌特那庇什提牟将所有动物放生,而后向众神献祭的故事完全一致。事情就不能平实一些吗?

到此为止我的主要观点已经清晰可见了。将圣经洪水故事视为统一的整体时,它与巴比伦洪水故事恰好对应。它与史诗《吉尔伽美什》第11块泥板一一对应,且顺序相同,即使原本从头到尾都可以调整顺序——也对应于史诗《阿特拉哈西斯》洪水故事,尽管是支离破碎的形态。

在此我想介绍《历史研究》中的一篇评论。注意到以下情况并非毫无干系:威尔豪森有关经典形成的JEDP理论与乔治·史密斯(George Smith)对《吉尔伽美什》第11块泥板的发现,都出现在19世纪70年代的前后几年间。但是正如人所共知的那样,威尔豪森对于考古成果视而不见,却在其前辈——特别是德韦特(De Wette)和格拉夫(Graf)——著作的基础上,在底本理论方面埋头苦干。如果他对当时主要由英国人做出的伟大考古发现产生哪怕一星半点的兴趣——那时楔形文字的伟大宝库被发掘出来,而且人们满怀兴奋地进行研究——那么他就会注意到我今天提出

的这些问题。也许我不应该特别对威尔豪森如此不敬,因为我早前已经发现,即便在19世纪70年代过去130年之后,在史诗《吉尔伽美什》已经闻名于世之时,圣经学者们大部分仍然坚持对《创世记》第6—8章进行J、P的划分。

至此,我已经关注了《吉尔伽美什》第11块泥板和《创世记》第6—8章的联系,却只是偶尔提及史诗《阿特拉哈西斯》。然而,关于后者的新证据,要求我们现在拓展对楔形文字和圣经材料的考察,也要求我们论及与《创世记》第9章相关联的《阿特拉哈西斯》中的一个重要细节。在迄今尚未出版的《阿特拉哈西斯》的巴比伦残片(收藏在纽约美索不达米亚艺术博物馆,即将由W. G. Lambert出版)中,人们会读到记述埃阿诺言的以下两行诗:

从今日起,必再无洪水,
人类必生生不息。(MMA 86. 11. 378A)^①

这段话与《创世记》9:11非常相似:

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

如果遵照上文将《吉尔伽美什》第11块泥板和《创世记》第6—8章进行对应观照的进路,那么必须注意的是,阿特拉哈西斯神话^②包含了向诸神献祭(第3块泥板第34—35行)以及宣称再无

① A. R. George, *The Babylonian Gilgamesh Epic: Introduction, Critical Edition and Cuneiform Text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527. 安德鲁·乔治让我注意到了这段《阿特拉哈西斯》断片,并启发我进一步探讨,在此谨表谢意。

② 即使这个洪水部分需要将大英博物馆中的残片(包括了洪水之后的事件记述)与上文所引的新发现的MMA残片拼合起来。

洪水的记载。不过,根据 JEDP 底本理论,《创世记》8:20-22 中对献祭的记载被认为来自 J 底本(见上文,另见图表),而上帝宣告地再不会被毁(创 9:11)却被认为来自 P 底本。据此,当我们将《阿特拉哈西斯》与《创世记》第 6—8 章乃至第 9 章进行对比时,对比《吉尔伽美什》第 11 块泥板和《创世记》第 6—8 章之后得出的结论,也同样有效。

至此,我要转而讨论在圣经故事中有记载却在《吉尔伽美什》第 11 块泥板和《阿特拉哈西斯》——至少是目前我们所发掘到的内容——中缺失的材料。如前所述,这些部分在图表中以“-”表示。对于这些部分的探究将是我下文更广泛讨论的一部分。

我已承认,至此为止我的讲演与圣经学术界普遍的观点一致,即史诗《吉尔伽美什》乃是圣经洪水故事的源头。这已成为圣经研究界的常识,以至于人们很少会进一步考察这一结论背后的依据。我愿意提出这些依据,并且向我深受其启发的纳胡姆·撒尔纳(Nahum Sarna)表达敬意,我认为正是他而非其他任何人,在 40 年前出版的《创世记释义》(1966 年)^①中就已提出了这些引人瞩目的观点。我将总共提出 6 个论据以进一步论证我的结论。^②其中一些论据显而易见,不过往往显而易见的东西也需要介绍。其中一项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据考证美索不达米亚传统可以追溯到极其久远的公元前 3 千纪,而我们的圣经故事仅仅来自公元前 1 千年的原始著作。不过我不打算将之列为我那 6 个论据中的一个,因为从理论上讲,那些西闪米特的洪水故事可能早在公元前 3 千纪就已出现,尽管我们缺少任何的文献证据。

下面将我的论据一一列出:首先,同等条件下,优势民族影响

① Nahum M. Sarna, *Understanding Genesis*. New York: Jewish Theological Seminary, 1966, 37—55.

② 另可参见: C. H. Gordon & G. A. Rendsburg, *The Bible and the Ancient Near East*. New York: W. W. Norton, 1997, 50。只是那本书不尽细致。

弱势民族,反之不能成立。美国在世界范围内输出他们的电影和快餐,甚至进入秘鲁、拉托维亚和坦桑尼亚,而那些国家极少能够将其产品输入美国。在古代,无可置疑的是美索不达米亚亦属强势文明(无论是苏美尔人、亚述人还是巴比伦人),而以色列人则相对落后,如同第三世界一般,缺少美索不达米亚人所拥有的强大政治、经济和军事势力。因此,如果人们在这两个区域寻找到相同故事,可以首先设想美索不达米亚作品是以色列作品的基础。^①

第二,我们可以提及这个基本的事实:史诗《吉尔伽美什》是古代世界的文学经典,声名远播于美索不达米亚本土之外。事实上,在西闪米特中心地带发现的两块楔形文字泥板对于支撑我们的结论意义重大。第一块是在美吉多发现的产生于前14世纪的史诗《吉尔伽美什》断片。^②是的,这一断片并未记载洪水故事,而

① 同时我必须做出补充说明的是,作为对巴比伦晚期的MMA断片的继续探讨,必须强调这一事实,即我们处理的是一个非常晚近的文本。在此情形下,我们必须承认,埃阿承诺不再摧毁世界有些微可能是受到了犹太文化对阿卡德文本的影响,因为至巴比伦晚期,犹太文化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影响显著。当然我们无法验证这一可能性,因为我们手头并没有史诗《阿特拉哈西斯》(第3块泥板尤其残缺不全。参见W. G. Lambert & A. R. Millard, *Atra-Hasis: The Babylonian Story of the Floo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9, 102—05)的更早期文本。如果未来的发现能够从些微的可能性提升到较大的可能性,或者可以实证,那么上文有关《阿特拉哈西斯》和《创世记》第8—9章的讨论将会更为恰当。与此相对应的是,里德福特(D. B. Redford)推断犹太文化曾经特别影响了荷鲁斯和赛特神话的某一方面,不过这一影响仅仅在托勒密时期才是可能的,尽管他的证据少得可怜(见W. Helck, "Tkw und die Ramses-Stadt", *Vetus Testamentum* 15 (1995): 48; G. A. Rendsburg, "Moses as Equal to Pharaoh", in T. J. Lweiss & G. Beckman eds., *Text, Artifact, and Image: Revealing Ancient Israelite Religion*. 2006, 201—219)。

② J. H. Tigay, *The Evolution of the Gilgamesh Epic*.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82, 123—129; A. R. George, *The Babylonian Gilgamesh Epic: Introduction, Critical Edition and Cuneiform Text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339—347.

是有关恩启都的临终场景。然而,我们从中可以发现,在青铜时代后期,迦南地的某些人,特别是在后黑铁时代成为以色列中心地方的那些人,已经可以读到原始的楔形文字版《吉尔伽美什》。

第二个发现可能更为重要,我指的是黑铁时代后期古乌加里特文献中记载的史诗《阿特拉哈西斯》洪水故事。^①如果我们需要确凿的证据证明西闪米特人熟知美索不达米亚洪水故事,那么这就是。既然青铜时代后期的乌加里特和黑铁时代的以色列并非同一国族,而两部作品却有如此显著的相似之处,那么根据可迁移律,我们可以认定这样的现实可能性:古以色列直接了解《吉尔伽美什》及《阿特拉哈西斯》的洪水母题。此外,1994年在乌加里特发现了《吉尔伽美什》的一块完整泥板,该泥板同样至今尚未出版,而且显然并非史诗本身的一部分,却也能有助于论证我们提出的观点。

简而言之,统而言之的史诗《吉尔伽美什》和特别所指的美索不达米亚洪水故事在黑铁时代后期的东方广为人知。通过这两项发现,我们能够确定黑铁时代的以色列应该从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流域到东方世界已经获知了这一伟大的文学经典。^②

第三,鉴于古以色列的自然状况,圣经洪水故事中记载的上帝惩罚人类对于他们来说是陌生的,但在美索不达米亚背景下却是真切的。尽管以色列并非如大部分人想象的那样干旱贫瘠——冬天经常暴雨如注——《创世记》描述的毁灭性洪水在美索不达米亚却更合乎常情。对于以色列来说,大旱是破坏以色列地的更为真切的力量,正如《利未记》结尾处(26:19)的告诫和《申命记》28:23-24所宣告的那样。与之相反,不论是包括乌鲁克在内的一

① W. G. Lambert & A.R. Millard, *Atra-Hasis: The Babylonian Story of the Floo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9, 131—133.

② A. R. George, *The Babylonian Gilgamesh Epic: Introduction, Critical Edition and Cuneiform Text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139—140.

些区域的考古发现,还是近来的气象记录,都证实了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经常洪水泛滥。人们可以理解,对那些洪水历史的记忆如何进入美索不达米亚文学作品所呈现的史诗传统之中。因此,如果《创世记》的作者让亚卫通过发起宇宙性的大洪水来惩罚人类,人们一定会认为他从美索不达米亚的资源中借鉴来了这一母题。

第四,《创世记》提及的一个地理场所是亚拉腊山,即8:4中的句子“亚拉腊山”。这一地名是乌拉尔图的希伯来语形式,此山处于叙利亚北部的多山地区,在两河的源头处。

第五,圣经洪水故事有一个在全部圣经中非常特别的细节,该细节却与美索不达米亚洪水故事惊人相似。在《创世记》8:21的结尾处,我们读到:“亚卫闻那馨香之气。”在圣经其他所有记载中都没有如此描述上帝。往往与之相反,人献出燔祭,上帝则会接受献祭,尽管并非尽然如此(参见创4:5中的该隐故事),不过我们所知的也仅此而已。

事实上,下面所述的一项关键特征是可以将圣经与其他古代近东文学区分开来的:圣经记述的是上帝与人类的关系,尤其是与人类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即以色列人的关系,但焦点仍牢牢聚焦在人世身上——我们极少瞥见天堂。也就是说,古代近东文学中占主流地位的神话故事讲述了诸多众神场景,这些场景在古代以色列文学中却难觅踪影。当然,其中一个原因是,至少根据古以色列神学家的正统观念,以色列持守一神论,因而并无其他神祇与亚卫进行交往。此外,我们可能惊异于古代以色列文人们从未偏离一神论基础而思索人类各种复杂境况的目标。由此,洪水故事讲到一位神祇嗅闻人的献祭馨香在圣经故事中就显得非常特别。如果我们注意到洪水故事中的这一细节,则我们就有理由将之归因于作者把美索不达米亚的洪水故事作为来源,严格遵循了那一故事。

最后我们讨论的是圣经故事中出现了,而史诗《吉尔伽美什》和《阿塔拉哈西斯》中却阙如的部分。我相信,客观地讲,尽管一个故事具有另一个相应故事所缺少的材料,但仍然推测前者建立在后者的基础之上,这也应该是合情合理的。也就是说,以色列作者可能在面前的巴比伦故事原材料之外添加了另外一些材料,这种可能性要比另一可能性大,即:巴比伦作者删掉了他手边的西闪米特原材料中的某些材料。而且,特别考虑圣经故事中增添的那些特征,会进一步支撑这一理由。这些项目都源自古代以色列独特的神学思想。我指的并不是刚才提到的一神观念,这仅是质上的问题,而是古代以色列对其神格的理解,我称之为量的因素。^①

在美索不达米亚故事中,洪水似乎出于诸神随意任性的决定,只有在《阿特拉哈西斯》史诗中我们才找寻到洪水发生原因的线索,但是即使在那里,仅仅因为诸神对于人类的嘈杂影响到他们的休息而不胜其烦。的确,噪音不受欢迎,因此人们可以看到诸神对于这一道德—非道德事件点头认可,但是没有任何一个版本的美索不达米亚洪水故事清楚讲述这一点,包括从巴罗索斯(Berosus)^②的记载到很晚时期的文本。可以确定的是,那些洪水中的幸存者之所以被其保护神选中,与他们的道德品质毫无关系。圣经恰好与之相反,道德因素是主导性的。这个世界之所以要被毁掉,是因为它已经败坏了;而挪亚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他是义人。在一两代之前的学者中,他们有一共识——此时会很容易想到奥尔布赖特(W. F. Albright)^③——即,古代以色列宗教与

① 详见 G. A. Rendsburg, "An Essay on Israelite Religion", in J. Neusner ed., *Approaches to Ancient Judaism*. New Series 8 (1995), 特别是第6页。

② 巴罗索斯是希腊化时代的一位巴比伦祭司,他在公元前3世纪时写下一些记载巴比伦历史的很有价值的史书。——译注

③ 例见:W. E. Albright, *From the Stone Age to Christianity: Monotheism and the Historical Proces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57.

其他古代近东宗教迥异。其中一种区别是,古代以色列的道德与宗教紧密相连。这不是说以色列人比其他民族更具德性,每个群体中都有好人与恶人之分。同理,这也并不是说其他民族并不存在道德观念,人们只需想想埃及的“玛特”观念就可以看到道德在古埃及意义重大。

不过问题的关键在于,在古代以色列,道德与宗教、宗派、崇拜、神祇等紧密相连,而在古代近代其他宗教中却远远没有如此显著,尽管近来有学者对此观点持有异议。因此,尽管我们已经对圣经研究界近来的剧变了解很多——特别是将亚卫仅仅视为一个迦南的神祇,我自己仍然坚持认为,这里提出的区分完全符合圣经所呈现的古代以色列神学家们正统的宗教观念。圣经故事一开始就将道德因素容纳进来,而在《吉尔伽美什》第11块泥板和其他许多美索不达米亚洪水故事中,道德因素则付之阙如,这是需要注意的最主要一点,并且需要放在一个更广泛的背景中考察。

图表中第5项所列“约”的问题与此类似。“约”也是一个独特的以色列神学观念,其独特性甚至无需再费口舌。不过我仍想提醒大家注意,洪水故事之后的《创世记》第9章更为详细地阐明了“约”的观念。如果想要充分理解这一点,人们只需再读一读前文所引的《阿特拉哈西斯》故事断片及《创世记》9:11。请注意后者是如何将上帝承诺不再摧毁世界与建立契约清清楚楚地联系起来的,而前者则对“约”的问题未置一词。

最后我们可以关注第10项——讲述地面已干。我初次造出这个图表时,只纳入了《创世记》8:13-14的两段经文,以及关于飞鸟的一段情节——毕竟挪亚与乌特那庇什提牟一样,正是通过放出飞鸟来测知地面是否已经变干的。不过经过更为细致的考察,我意识到,史诗《吉尔伽美什》和其他美索不达米亚洪水故事中均未明确讲到这一点。因此我决定将这两段作为独立部

分,在图表的最右边竖列中标示为“-”。我们该如何解释呢?我会认为,圣经作者比他美索不达米亚的前辈们更想强调这一点,因为可以向他的读者非常清晰地表明,上帝正在逐步恢复这个世界,以使人类能够开始更新。史诗《吉尔伽美什》当然也有此暗示,然而更引人注目的是,史诗从乌特那底什提牟放出飞鸟,快速讲到了从船上放出所有生物。与之相反,圣经作者花费许多笔墨详细描述了地面逐渐变干。我承认,尽管这一点并不像道德因素和约的观念那样具有至关重要的神学意义,在圣经故事中仍然有其深意。

以上三个方面可以进一步支撑我前文根据其他材料提出的结论,即古代以色列作者掌握着某种版本的美索不达米亚洪水故事,他又添加了一些材料以表现以色列的神学观念。至于是哪种版本,考虑到两者材料之间的紧密相关——这里可以特别提及上帝闻那馨香之气——圣经作者尤其了解史诗《吉尔伽美什》洪水故事,如果你愿意,可以称之为“《吉尔伽美什》《阿特拉哈西斯》”洪水故事。

如果同时对照我论文第一部分提及的温海姆首先采取的进路,以及论文第二部分特别致谢的撒尔纳的观点,那么我的论文并无特别的新意和闪光点。不过我希望对他们观点的评述能够有所助益。对我来说,对《创世记》第6—8章成形的最简单理解是,假定一位单独的作者在《吉尔伽美什》洪水故事的基础上写下了这一单独的文本。既然大多数圣经学者相信,就很有必要常常虑及此。我很高兴有此机会在一块孤立的大陆上、在悉尼提出我的观点,在这里我本人会很喜欢“离群索居的家伙”这样的称号。澳大利亚的确是思考史诗《吉尔伽美什》及与其遥相关联的文本的理想之地。

底本理论中的圣经故事

及其与史诗《吉尔伽美什》第11块泥板的对比列表

	J底本	P底本	故事成分	《吉尔伽美什》 第11块泥板
1	6:5-8	6:9-13	道德因素	-
2		6:14	方舟的材料	+
3		6:15	方舟的尺寸	+
4		6:16	方舟的分层	+
5		6:17-22	约/数目	-
6	7:1-5		数目	+
7	7:7-10,12,16b, 17b,22-23	7:6,11,13-16a, 17a,18-21	洪水	+
8		7:24-8:5	方舟停靠山顶	+
9	8:6-12		放出飞鸟	+
10		8:13-14	地面变干	-
11		8:15-19	放出所有生物	+
12	8:20-22		献祭	+

(邱业祥 译)

作者伦茨伯格是美国罗格斯大学犹太研究系和历史系教授，擅长圣经文学、以色列古代史、希伯来语言发展史、古埃及与古以色列关系史、死海古卷研究等，是本刊学术顾问委员（详见本刊第5辑专文）。译者邱业祥，比较文学博士，河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在《世界宗教研究》、《外国文学研究》等刊发表论文、译文十余篇。